

# 衷心的敬佩 深切的怀念

## ——缅怀尹赞勋教授逝世一周年

张日东 谢翠华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在尹赞勋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回忆往事,思潮奔涌。这里仅就尹老奖掖后进及其生命的最后一息作一些回顾,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

### 积极关怀青年一代

陈国达先生曾多次深情地讲起他在解放前就受到过尹先生的许多鼓励。例如在他编写贡水流域地质报告的时候,尹老给他审阅文稿,逐字逐句地润色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仔细予以订正。解放前关于江西境内石炭系煤系存在的问题,曾被否定。当时陈先生在雩都县发现了大羽羊齿化石,力主江西确有石炭纪的含煤地层,尹老立即给予支持,终使报告得以发表。1938年,尹老看过陈先生的《中国东南部红色岩层之划分》一文后说:“看来红层问题,大有研究余地”。该文力排众议,提出中国东南诸省的红层不限于第三系,其中包括部分白垩系的论点。这一看法因与传统见解相悖逆,曾被阻止发表。但尹老为推荐此文而四处奔走联系,该文才得以问世。以后经过许多地质工作者的反复验证,证明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并得到广泛的承认。陈国达先生已经成为闻名中外的大地构造学中重要一派的创始人,这对尹老是莫大的安慰。1979年科学大会前,曾有一位插队知识青年写了一篇《地球在膨胀》的文章,到处请求学者评审,但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找到尹老。经审查,尹老大为赞许,认为此文颇有新见,于是不拘一格推荐给方毅同志。经方院长批示,破格

录取他进入中国科技大学深造。多年来尹老担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古生物学报》、《地质科学》主编,《地质学报》、《地质论评》编辑等职。他经常收到很多的稿件,均一一详审,例如王署同志发表一本矿相学专著——《不透明矿物晶体光学》。本书综合前人成果,自己也提出了一部分原理和公式方面的新见解,对矿相学的建立有所贡献,为此尹老积极支持出版。尹老在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作为第842号的一项提案,建议设立自然科学外文出版社,这是为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开创一个成果交流的园地。提案很快得到妥善的处理。记得有不少次,转来业经很多知名学者评审过、并提出很多意见的稿件,有时这些评审意见比稿子本身的字数还多,甚至言人人殊,难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尹老便被定于一尊,请他作出最后裁决。尹老总是不厌其烦地逐一分析,查阅有关材料,认真推敲,直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为止,始终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地处理这类问题。尹老在处理这些难题时,他总是公正无私,不管熟识的或陌生的,只要他的论文和材料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都一一给予支持。1983年3月25日他给香港理工学院李作明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们知道,侨胞在外,向往祖国之心弥切。珠江口上一颗明珠,久假不归,致使我君有长年寄人篱下之感。好在十余年后,物回原主,否极泰来,屈指可期了。此我之所以寄期望于往日有四年师生之谊,而今又成忘年之交的我君。祝贺在港九地区首次发现盾皮鱼

化石。这不但是—次古生物学上的大发现,而又丰富了区域地层学的内容……”。“通过历次谈话和这次来信,得知您心怀祖国,工作上力争上游。这些好消息都是对我的珍贵礼物,胜过物质馈赠”。1982年李作明先生参加北戴河中国地质学会60周年大庆,回港后他来信说:“很高兴能拜见您,师生促膝相谈,使我这个学生得有机会亲聆您的教导,受到教育,感到非常荣幸和感动,因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海外赤子受到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老师和长辈所不弃,每每加以关怀,感到无限温暖和亲切!”。为此,“我有一鼓气,要为祖国和自己争一口气。三十年专业熏陶,在此商业气习极浓的社会里,我一直热爱自己的专业,每每出野外搜集资料……”。“这次盾皮鱼化石的发现,从而把香港地质历史自被认为二叠纪推前到泥盆纪了”。李作明先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地质学家,他的这一重要发现,推翻了洋人百多年来的结论,因而轰动一时,成为香港各报馆及电视台的重要新闻。广东电视台也选播了这个新闻。另外,尹老还有一项义务,地学各单位提升副研或研究员职称的评审书,只要转到尹老手中,无论如何繁忙,他总是积极负责、严肃认真、仔细评审,以严格要求,大胆提拔的精神,提出他的建议。近年来他还负责推荐了两位去西德,两位去美国留学和进修的学者。1968年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吴今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在阿坝地区工作。1976年他看到《地质科学》上发表尹先生的《从天文观测和生物节律论证古生物钟的可靠性》一文后,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他从医学上论证生物节律,将时间生物的研究同中医基础理论有机地结合,从理论研究进入了实验检验阶段,他的有关论文曾几次寄给尹老审查。吴今义来信写道:“几年来,特别是在我横遭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的困难时期,您的关怀和帮助给了我巨大力量。……您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鞠躬尽瘁,为培养和扶持后生呕心沥血,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情操,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素

不相识的吴今义同志带着它获得的1983年度国际时间生物学奖状来到北大医院的病房亲自感谢尹老并向尹老汇报他的成绩。

尹老常说:“在地学的各学科领域中都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在茁壮成长。我对一些有真才实学、敢于创新的人非常敬佩,倍加赞赏,只要是真知灼见,我的心情就感到特别的欣慰,即使他们的工作出现一点漏洞,或文章论点还有点幼稚,也不妨碍我给予他们以鼓励,并加以耐心、诚恳的帮助。因为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缺点”。1980年他一再提出地学部的学部委员年轻化问题,老化的现象要引起重视,1981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前的增选名单,他提出24名中年候选人。随后他带头向院长、院党组辞去一切职务。一再说,解放前当教授三十岁左右,当所长亦不过三十多岁。现在提年轻化,所长也大多年逾半百,并不年轻了。他认为上快下慢,我们一些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年龄偏高,缺乏活力,惯于陈陈相因,难以成为革故鼎新的动力,领导班子的年轻化是当务之急。他认为改革科研体制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1983年8月31日他住院期间方毅同志去医院看望时,尹老提出:“请方毅同志继续关注科学院的工作,同时,要关心科学院各所班子的改革,现在速度太慢,跟不上当前全国的形势。改了以后应给他们“人权”和“财权”。创造新经验,这样才能开创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新局面”。就是在他弥留之际,还曾多次和我们说:“现在时代好、国家前途好、人民好,我非常赞成地质所所长的年轻化。科技发展史已充分证明,年轻人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处于开创新局面、作出新贡献的优越时期。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现在初步安排的所长接班人”。尹老生前虽然一再说他愿做攀登科学高峰的“铺路石”和“梯子”,我们则说他是年轻一代地学工作者的宗师。

### 身卧病榻心怀事业

尹老病中,一直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

方毅、张劲夫、严济慈、卢嘉锡、吴学珍、黄汲清、李春昱、陈国达、程裕淇、卢衍豪、穆恩之、周明镇、朱泓复等领导同志和知名科学家先后前往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看望他。方毅同志还嘱咐医生、护士倍加照顾。张劲夫同志对尹老说：“要听从大夫意见，安心养病，在你精神好时对地学方面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只要讲出，我们一定与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地质所成立了负责尹老治疗事务的工作小组，霎时，很多同志自愿参加护理尹老的值班并组成了献血队。同志们说：“想起尹老平时对我们的教导和扶植，我们照顾尹老是应该的”。但他看到所里的同志来轮流护理，一再说：“我患病不能工作，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而同志们放下重要的工作来护理我，国家的损失更大了，我心里非常不安，坚决不能同意这样做”。虽然所里多次劝慰，但他都坚决不从。后来，院领导批准了特护报告。他执意不肯，一再表示：“国家的钱不能乱花，该省的钱一定要省下来，有王敏清(夫人)在身边就行了”。直到病情转危，神志不清时才使用了特护。尹老病中经常对同志们说：“我的时间是分秒必争，只要我活一天，该干的工作要干，该提的建议要提”。为了避免感染，医院禁止探视，但是，尹老坚持要和我们商量工作，对院的长远规划、对自己准备发表的《往事漫忆》也多次作了修改和补充。有几次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我们劝他休息，他说：“这是我生活的精神支柱，工作比身体重要”。为尊重尹老的建议，所里配备了录音设备，录下了尹老对《往事漫忆》的补充，对院、所、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和九三学社工作的具体建议。尹老病重的一个午后，病房紧急抢救，他几天高烧不退，呼吸十分困难，头上带着冰帽，额头放着冰袋，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第二天稍有好转的时候，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王鸿祯、杨遵仪、郝诒纯、池际尚四位教授前来病房看望他时，尹老仍不顾病情恶化，忍着疼痛，向四位教授讲述如何发展地质科学，如何办好地质院校方面的建议，并请王鸿祯教授到床前紧靠着他，

他用低弱而颤抖的声音讲述了改革地院的教学方针和如何加速培养地质人才等具体意见。他讲得那么详细，思考得那么缜密。简直难以想像：一个垂危患者，却对科学事业那么尽心！就是在病情恶化，卧床不起的期间，他还继续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并记有笔记，时刻对照自己、鞭策自己。

尹老病前不久，一直忙于工作。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一结束，他又出席了全国六届政协。在南京召开的“寒武—奥陶系、奥陶—志留系界线国际学术讨论会”及成都召开的“牙形石专业组成立大会”，虽因沉痾在身未能参加，还派我们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贺信并详细询问了会议情况。尹老关心地学事业，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住院期间他的白血病日趋严重，一周要输两次血浆和一次鲜血来维持生命，我院卢嘉锡院长两次探视，记得在 1983 年 12 月 3 日第二次看望时，问他有什么要求，尹老讲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的搬迁和南京建立科学院的另一地学中心等等事项。当时刚好收到要召开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通知。他向卢院长说，这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和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想参加，只是身体不好，特此请假，并表示在医院里要好好地研读文件。后来他还向有关同志提出是否能用小车推他去参加会议。直到最后一息，他还是那样时时刻刻惦记着工作，此情此景感人泪下，使我们终生难忘。卢院长曾用最凝练的语言评价了尹老：“象尹老这样有贡献的科学家，已经病到这种地步，但谈的全是工作，没有一点私事，真难能可贵！真是了不起啊！”。学部大会期间我们将尹老在病榻上的发言录音带到地学小组中，放给组内同志们听，他说了许多老一辈科学家想要说的话，对地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他说我的心是和大家连在一起的、想在一起的，愿大会开得圆满成功。此刻，尹老说话极其艰难，话音微弱。大家听了，对尹老无不景仰，尹老啊尹老，你真是名符其实的用特殊材料

制成的共产党员啊!

尹老是一位“弟子弥丰,充满天下”<sup>\*</sup>的卓越科学家。他虽去世了,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地学事业后继有人,一大批中青年地学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正以尹老等老一辈科学家为

榜样,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贡献出他们的聪明才智。

[1984年7月18日收到]

**WITH HEARTY RESPECT AND PROFOUND AFFECTIONS  
—IN MEMORY OF THE 1ST ANNIVERSARY OF THE  
PASSING AWAY OF PROFESSOR YIN ZAN-XUN**

Zhang Ri-dong and Xie Cui-hua  
(*Institute of Geology, Academia Sinica*)

<sup>\*</sup> 见《吕氏春秋·尊师篇》。